

论《红楼梦》的柔性文化

李 薇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 文章从柔性之美的角度来讨论《红楼梦》的柔性文化,并通过对书中大观园的园林特征、诗词文化、管理意识及红楼女儿的柔性美的论述,追寻这种柔性文化的深层原因及根源,以求最大限度的再现曹雪芹的柔性观。

【关键词】 柔性文化; 表征; 根源

【中图分类号】 I207.4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1-0095-04

朱光潜先生曾把自然界分为两种美,一种是刚性美,一种是柔性美,并举“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为例来说明这两种美。中国古代哲人也多把宇宙万物分为“阴”与“阳”二元,并认为女人为阴,男人为阳;曲为阴,直为阳;柔性为阴,刚性为阳等等。同样,文学作品也有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划分,而这两种美的背后则分别是刚性文化和柔性文化这两个文化范畴。笔者在此主要论述《红楼梦》中体现出的柔性文化。

一 红楼柔性文化的表征

(一)大观园的柔性特征

红楼梦的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大观园中,可以说大观园不仅是红楼故事发生的地点,更是整个故事的支架。同时,大观园也可以算上一个名副其实的“红楼女儿国”。

我国园林向来有依山傍水的传统,这点在大观园的布置上可以看出:贾政等人游览大观园,首先见的是一座假山,这是典型的中国园林景观,假山的堆砌成为一障景,造成园中的曲折变化,增添了园林的观赏性。同时,从贾元春和贾母乘舟游园经过路线可知,园内重要的景观院落都可乘船到达,大观园的中心也是一个大面积的水池,且园中水系“清流一带,势若游龙”,曲折蜿蜒地沟通各个景区院落。

大观园中的山水是整个园林的骨架,也是园林柔性特征的显现。当然,山水有多种,但大观园之中的山水都可以算上青山秀水。因为园林的面积决定了园林无法从大自然中完全复制出峻山大海,只能摹仿自然山水的某一局部或抽象地表现出自然山水,而从大观园的建造目的——为元妃省亲而建来看,这座园林是为女人而建,所以,这之中的山水所要表现的是自然界的柔性美。

另外,中国传统艺术大多追求“曲”。中国传统园林也是如此,中国园林讲究“师法自然”,而“人从情感上来说,更

倾向于变动的曲线,……在未经过人们改造过的自然界是没有直线的……大自然都统一在各种曲线的和谐美的气氛之中。”^[1]“只见佳木茏葱,奇花烟灼,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下。再进数步,渐向北边,平坦宽豁,两边飞楼插空,雕甍绣槛,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这种“曲”给人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感,是柔性美的显现。

我国的古代园林可大致分为北方园林和南方园林两类,北方园林主要以辉煌庄严的皇家园林为代表,而南方园林则多为私人园林,主要分布于江南,以小巧玲珑、有情有景著称。大观园则两者兼有,既有富贵大气的省亲别墅,又有有情有景的风景小院(如李纨的稻香村)。但是随着书中故事的发展我们可以得知,作者着重描写的恰恰是那些有情有景的风景小院。

上文说过大观园是“女儿国”,原因之一是因为这里居住的大多是女儿,原因之二便是这些风景小院的“女人性格”。可以肯定地说,作者不但赋予它们花草山水的曲线美和流动美,还赋予它们以女人的美。

读过红楼的人都知道,大观园风景小院都是按照各自主人的身世、性格特征设计的。譬如在描写潇湘馆时,作者着重“曲”和“小”和竹子。“曲”和“小”分别暗示了女主人——林黛玉内心的曲折和细腻,竹子则象征着黛玉不与封建势力妥协的正直品行,同时也蕴涵了作者的肯定与赏识。又如蘅芜院,外观简朴,内质高贵:一眼望去,清凉瓦舍,水磨砖墙,入门时,一插天大玲珑山石把里面所有房屋都遮住,且园内独有“非花香可比也”的香草。这与宝钗“外拙内秀”的性格相当吻合。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因为在曹雪芹的眼里这些院子是女主人们的缩影,他是按照女主人们来塑造这些院子的。中国有句古话:见文如见人,在大观园中,则是见园即见人。至此,大观园的柔性特征已展现无遗。

(二)诗词的柔性美

【收稿日期】 2008-08-12

【作者简介】 李薇(1985-),女,辽宁铁岭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诗词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红楼中的诗词数量是很多的,列出回目有:“埋香冢黛玉泣残红”、“秋爽斋偶结海棠社”、“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小妹新编怀古诗”、“幽淑女悲题五美吟”等等,这些诗词都是出自曹雪芹一人之手,却有着万种风情任后人品评。

从刚柔的艺术角度来看,大多在柔性美的范畴之内。以林黛玉的《葬花吟》为典型代表。《葬花吟》表现的是典型闺中小姐的伤春愁绪,但是诗中包含的对美的珍惜和向往,对时间一去不复返的哀悼,对人生变化无常的感伤,对自身高洁人格的坚持以及对“渠沟”的鄙弃等等都是林黛玉式的细腻思绪,有人曾把林黛玉誉为书中女人柔性美的“巨擘”,从这首《葬花吟》看来,这个称号并不为过。又以《题帕三绝》为例,三首诗不但语言精美,内容丰富,反复渲染泪、帕,而且洋溢在字里行间的诗人的灵性更能打动读者,产生共鸣,三首诗感情层层推进,一唱三叹,把自己情感波动的瞬间描写得荡气回肠,凄楚动人。

(三)红楼管理的柔性意识

红楼梦中贾府的柔性管理可以定义为人性化的、圆滑的、非原则性的,可分为两个派别:偏刚性的(以王熙凤为代表)和纯柔性化的(以薛宝钗为代表)。

王熙凤是一个八面玲珑、投机钻营、诡计多端又手段强硬的人,从其判词《聪明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可见。王熙凤作为贾府的管理者之一,她的管理方法应属“权威式”的管理。单从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为秦可卿举丧便可看出刚进宁府,她就指出了宁国府中管理弊病所在,之后她言明“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半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现清白处治。”足见其手腕之强硬。从这些看来,王熙凤的管理应属于刚性管理,但是究其根源来看,仍是属于柔性的范畴之内:因为王熙凤的权威来自贾母和王夫人的权力下放。她想稳坐江山就必须“伺候”好或者应付好她们二位。这也就决定了王熙凤在管理荣国府的事务上不能也不可能一视同仁,而是运用圆滑的、非原则性的柔性手段。归纳起来可见书中用了庞大的篇幅写王熙凤费尽心思讨好贾母,如黛玉来京,王熙凤一举一动,处处都在讨贾母的欢心。她一见黛玉,“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接着就说黛玉命苦,偏偏母亲去世,“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于是又立即拉着黛玉的手,问东问西,无微不至,让老的少的,尤其是贾母,听了无比舒服。又如在“攒金庆寿”时,王熙凤当着贾母的面表示由她替李纨出钱,惹得贾母高兴地说:“倒是我的凤姐儿向着我。”结果次日交银时没有李纨的那份。正如尤氏所言,王熙凤专会在贾母等长辈“跟前作人”,因此她深得贾母和王夫人的信任。贾母、王夫人经常扮演上当受骗的角色,从另一个角度看,贾母和王夫人也是被王熙凤“管理得服服帖帖”。虽然王熙凤对下人们用铁腕式的管理,不讲情面。但是这种

刚性的铁腕是建立在她对贾母王夫人的柔性管理的基础之上,所以本文把王熙凤的管理划为柔性中的偏刚一派。

薛宝钗就是个温柔敦厚的人,在管理的模式上也是用尽圆滑,例如她运用奖酬激励下人以化解贾府上下的矛盾,又把自己参与管理说成是身不由己、万般无奈的事情以博取上下的同情等等,这些手段具有很强的感化作用,使得下人们心悦诚服。

(四)红楼人物的柔性美

这里所说的柔性美泛指红楼女人身上体现出的美。虽然红楼女人们最后都难逃噩运,但是这些有血有肉的以金陵十二钗为代表的女人们却是红楼柔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我把他们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指黛玉妙玉之类,他们的美在于他们的高洁和才华。黛玉的高洁和才华自不用说,她藐视一切,不愿与身边的“俗人”为伍,眼里只有她的“宝哥哥”,但是妙玉的高洁却又较黛玉胜出三分来。品茶时,她因黛玉分辨不出泡茶的水,便骂她“你这么个人,竟是个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第五回中的判词写她道:“气质美如兰,才华卓比仙……却不知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这些足见妙玉的高洁。在第七十六回中,妙玉的才华展现无遗,只见她提笔一挥却扭转乾坤,连孤芳自赏的黛玉都不禁懊恼道“天天去纸上谈兵”,不识眼前有才人。

第二类是指偏向于男儿的探春、凤姐、湘云和宝钗。探春和凤姐有着偏向男儿的刚烈和精明,有点“刚”的倾向,但本文仍把这“刚”划为柔性文化之内,一是因为自古刚中带柔,柔中带刚,刚柔之分只是一个大的取向,不必分得一清二楚。二是因为他们纵然偏向男儿,也是从女性的角度去解读男儿、偏向男儿的,所以她们的“刚”仍是柔性之内。

探春的美在于她的自卑。探春是庶出的小姐,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是造成她敏感的重要原因,也为她日后的兴利除宿弊、打王善保家的、预言贾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做了很好的铺垫。她的自卑是双重的自卑,一重是上面说的庶出的自卑,第二重便是封建社会女性典型的自卑。这种自卑一方面促使她不甘沉沦,她的理财能力、治家能力,丝毫不比凤姐逊色,再加上通晓文墨,知书达理,又更厉害了一层,姚鼐评曰:“探春于议事厅上,侃侃而谈,既无支离,亦无畏缩,裙衩中具此仪隽异,不枉称玫瑰花儿。”^[2]但是这样的一个厉害角色竟发出“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来”的“壮语”,可见她的女性自卑感早已深入骨髓。

凤姐的美在于她的辣。周思源曾说“我给她概括成五辣俱全,就是香辣、麻辣、泼辣、酸辣、毒辣。”^[3]林黛玉初进贾府,贾母向黛玉介绍这位表嫂时,说道:“南京所谓‘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贾家之首的老太太一连两个“辣”字,算是对王熙凤最准确的判断。在第十三回中,凤姐临危受命,她的泼辣、霸气和精细暴露无遗,让荣宁二府的娘们儿不得不服。

再说湘云和宝钗,湘云的美在于她的爽直,她心直口快,开朗豪爽,爱淘气,又不大瞻前顾后,甚至敢于喝醉酒后躺在园子里的青石板凳上睡大觉。虽没有黛玉的叛逆精神,但也不失为女中豪杰。宝钗则“识”,她不单识大体,且识时、识

度、识势。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圆滑的人把贾府上上下下“收拾”得服服帖帖,没有人不满意。

第三类主要是完全作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而登场的元春、迎春、惜春、李纨。这类人物的美多在于他们盲目服从命运的悲剧美,用王国维的理论来说,这是“第二种悲剧”。元春不享天伦之乐最后冤死深宫,迎春出嫁一年就惨死“中山狼”手下,惜春小小年纪颂佛念经孤独一生,李纨“槁木死灰一般”“枉与他人作笑谈”,仿佛一副副封建妇女的苦难图。

二 柔性文化的深层追溯

(一)体现了曹雪芹审美取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有作者本人的主观审美关照,红楼亦然。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红楼中的柔性文化的表征去追寻曹雪芹的审美取向。首先,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不同结局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向往人性的真实。虽然林黛玉的结局没有逃出红颜薄命的定律,但是我们却不能说她比薛宝钗不幸,相反她比薛宝钗幸福,因为她自始至终都拥有着一个爱她的人,有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喜怒哀乐。而薛宝钗却没有,虽然与宝玉成亲的是宝钗,但是宝钗的一辈子都是活在其他人的影响之下,可以说她从没有为自己活过,一辈子都是在看别人的脸色,被封建思想牵着,被自己的识大体桎梏着。黛玉活得比宝钗自我,比宝钗真实,她没有向封建权势屈服,而是用她的刻薄来捍卫她的真实。虽然她最后在宝二奶奶的争夺战“输”在真实上,却“输”得漂亮,有价值。相反,宝钗的真实就像雾里看花一样,似有似无,让人琢磨不透,再加上一层厚厚的封建礼教的“保护膜”,这就更加深了她和宝玉之间的裂痕。所以,作者让她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在宝玉悬崖撒手之后只留下一个宝二奶奶的虚名伴她度余生。根据“影射法”,十二钗的副册中,晴雯与袭人也有类似的经历。晴雯比袭人直、真、早死,却得到了宝玉为她写的《芙蓉女儿诔》,得到了宝玉的真心相待。虽然我不知道曹雪芹为什么把这两个真性情的人物都写成早死的结局,但从作者的叙述态度和正副册十二钗的排名来看,作者是以一种悲怜的态度看重她们、偏爱他们、向往他们的。

其次,通过对王熙凤和探春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认为女儿是可以跟男儿匹敌的。虽然曹雪芹并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意识的束缚,但是他所创造的两个有勇有谋的女人足以胜过书中的男人。这就表明曹雪芹认为女儿是可以胜过男儿的。同时,从全书对女性的态度和描写可以看出,从宝黛之间的爱情——宝玉虽然也为宝钗的圆臂动了心,但是他最终选择的是与他精神相通的黛玉,高层次的精神交流战胜了肉体的欲望——可以看出,雪芹已经摆脱了男性至上的观点,以一种新的、平等的、博爱的、真挚的眼光来看待书中的女儿们,这在宝玉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具体在后面论述。

(二)体现了明清时期女性意识的提高

明清时期的女性地位远高于其他时期。这首先表现在女子不再无才便是德。从黛玉、元妃、宝钗以及大观园中各个风景小院超凡脱俗的布置可以看出,当时女子的文化审美品位甚高,黛玉和宝钗的诗才,几乎有口皆碑,不分伯仲,这

也为她们赢得了美名和他人的钦佩;元春的才学更不用说,第十七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是最有力的证明;从这些女儿的院落布置,以潇湘馆为例:书中对于潇湘馆的整体描述首见第十七回,主要突出“竹”来映衬主人高贵品质,之后的各个章节中便零星点出屋中格局摆设:如第二十七回说有窗,第三十五回有“窗外竹影”,第四十回有书,第六十四回有琴。从这些建筑室内零散的描述中,可得知潇湘馆里有窗、有月、有书、有琴,更有不凡的黛玉。

其次,从王熙凤、探春、贾母、王夫人等人可以看出,一方面她们有着超过男人的能力和胆魄,心甘情愿的充当着男人的保护伞,另一方面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下,她们严守着这个“卑”的阵地,不敢越雷池半步。就拿王熙凤来说,她在贾府有着非常大的权利,她可以胡作非为,可以欺上瞒下,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混乱的宁国府管理得井井有条,这是一个看起来很独立的强者形象,但是她却要依赖贾琏才能保全自己的家庭地位和权力,所以对待和贾琏私通的、有可能威胁到她“贾二奶奶”地位的每一个人,她都高度警惕毫不留情。尤其在设计陷害尤二姐至死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凤姐令人发指的面孔,她动用了所有卑鄙毒辣的手段摧残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弱女子。换句话说,在那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王熙凤——这个我们现今社会里的绝对强者——用种种卑劣的手段来保全她那与男人相比的卑下地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就当时的普遍女性来讲,无论她再怎么强,无论当时的女性观念再怎么提高,最终仍很难逃出那个男性中心社会的压迫和桎梏。

总之,从《红楼梦》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女性意识仍然没有摆脱“第二性”的卑下感,但是相对其他历史时期来讲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难能可贵的是,曹雪芹通过宝玉(宝玉说过“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儿是泥作的骨肉”)以一位先驱者的姿态向人们宣告着:女性意识的提高已经不是封建思想禁锢得住的了。

三 柔性文化的根源

(一)儒学根源

我国的文化传统以儒家为正统。从红楼的种种柔性文化的表征来看,我们可以追溯出儒家的“温柔敦厚”。

温柔敦厚原指儒家的诗教观点。《礼记·经解》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4]这本是儒家的诗教观点,后来借以比喻人品。在写诗上,要求诗要写得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即使是伤惨悲愁的,也要含蓄委婉,切忌粗硬之语和激进狂傲之词。正如《葬花词》中,虽有“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香妍能几时”,但仍只是点到为止,没有进一步的抒发感情,破口大骂,而是转为婉转申述自己的悲哀,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多用感情色彩不强烈的词语来含蓄表达心中情感,却更容易引起读者的联想,以美、以情、以柔而不弱来感染读者。在做人上,温柔敦厚主要表现在行为豁达、守拙藏愚,不大喜不大悲,安分守己,最重要的是温柔待人。宝钗是书中温柔敦厚的典型之一。在贾府,她左右逢源的原因就在于她的温柔敦厚:对待老人,伺候周到,考虑全面;对待下人,也是宅心仁厚,决不刁蛮;对待宝玉,虽有爱慕之情,却深

埋在心,不敢表露;面对哥哥的辱骂,宝钗怕母亲伤心便一个人把苦水往肚里咽;面对黛玉的刁难误会,宝钗也只是一笑了之,决不记恨于心。

(二)道家根源

首先,道家对妇女抱有一种宽容甚至尊崇的态度,就象贾宝玉的“意淫”那样,上至大家小姐,下至奴婢伶人,在宝玉眼里,只要是女儿,就是好的、“清爽的”,没有高低贵贱、男尊女卑之说。

其次,道家崇尚自然,返朴归真。我国古代园林崇尚山水,往往要求人住的地方一定要有山有水,且山水一定要效仿自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道家的崇尚自然影响着我国古代的园林艺术。大观园中的园林更不用说。在此着重论述宝玉、黛玉的自然观。宝玉自是一个情痴,他的眼里事物都是有情感的——他可以和燕子、鱼,甚至星星月亮说话。不过,最能体现出宝玉黛玉的自然观的是葬花一节:宝玉担心行路人践踏了落花,便把落花抖在池里,而黛玉嫌这样还不能尽意,“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蹋了”,进而提出了葬花的办法,不仅如此,还一边葬花,一边吟唱着,又联想到时间人生等等。可见宝黛已经把自然万物看作是有生命的纯洁的对象,并与之进行着平等的情感交流。

(三)母性原型的追溯

“母亲”一词对人类具有特殊的意义。她是生命之根,生育、母爱是其天性,并具有创生、温情、保护、善良、仁慈、博爱、包容等多重含义。

1、生殖

在人类知母不知父的上古母系氏族社会,先民充满着对女性生殖的依恋及崇拜。在封建社会中,所谓的“母以子为贵”就是从对生殖的崇拜演化而来。子女的性别地位确定着母亲的地位荣辱,在红楼中主要表现在贾母和王夫人身上。

贾府中的最高权威——雍容华贵的老太君贾母来说,她在贾家从重孙媳妇做起,一直到有了自己的重孙媳妇。最终稳坐在贾家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上。她虽已年老“也不管家”但余威不减,充当惩戒、护佑儿孙的最高法官。她的言行所透显出的喜怒哀乐,成为显示贾府盛衰的风向标识。贾府上

下无不以她之喜为喜,以她之怒为怒。这不仅是因为她是贾府中的年长者,还因为她是母亲,是贾赦和贾政的母亲。同样,身为贾母次子媳妇的王夫人之所以成为荣国府的权势人物,王家势力大只是次要原因,根本在于她为贾家立下了生儿育女的功劳。长女元春被选入宫中,儿子宝玉又是荣府孙辈中倍受宠爱的根苗。

2、包容之情

红楼是“大旨谈情”之作,这以贾宝玉为首要代表,但是对于宝玉来说,这个“情”决不是世间男男女女的庸俗之情,而是超越了男女界限的纯粹的没有等级没有目的的关怀包容之“情”。这种“情”主要表现在宝玉的“包容”。从原型意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关怀包容之“情”更是母性原型的精神特征。

周汝昌先生曾说:“雪芹所谓的‘情’几乎就是对待宇宙万物的一种感情与态度!”^[5]对宝玉来讲,这“情”不仅是对黛玉的关心爱护,更是对身边一切事物的关心爱护之情。他的眼里没有等级的阶梯,没有封建的枷锁,没有无生命之物,有的只是他看到的、感受到的美好。面对落花,他担心被人践踏要将其埋入土中;面对冤死的晴雯,他惋惜痛心,并作《芙蓉女儿诔》为她悼念;面对黛玉的任性敏感,他不急不躁耐心劝导默默忍受,他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感受一切、包容一切,这正是母性所特有的体恤世间万物关照人生百态的包容之情的体现。

【参考文献】

- [1] 转引自陆旭东,孟祥彬.试论中国传统园林中的“自然观”[J].西南林学院学报,2006(3).
- [2] 姚燮.红楼梦回评[A].红楼梦资料汇编[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61.
- [3] 周思源.周思源看《红楼梦》[M].北京:中华书局,2005:148.
- [4]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卷50,经解第26.
- [5] 周汝昌.红楼十二层[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5:37.

On Gentle Culture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LI Wei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is text discusses the gentle culture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rom the angle of mellow, searches its connotation and historical origin, and reappraises Cao Xueqin's views of gentle culture by exploring the garden characters of Da Guanyuan, the poetry, management consciousness of Jia Fu and the femininity of girlhood.

Key words: gentle culture; token; origin